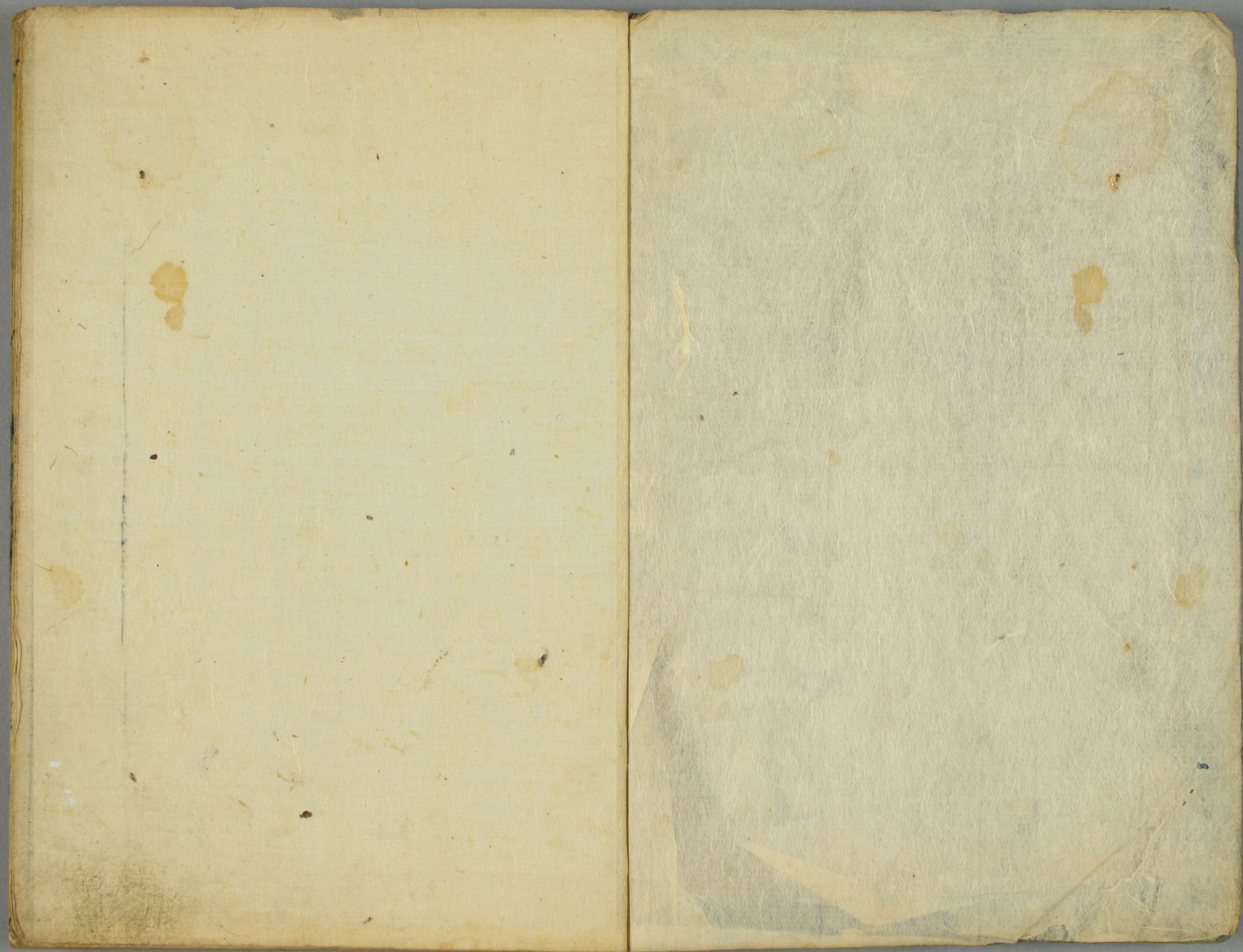






虛云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正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視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連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其之膠擾之東其將能特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而已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乎可也故鄭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不難則清莫動則平僻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僻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又云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難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山象前其所引皆其流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篇篇為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殘廢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蘊居然別於若輩平所以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謂莊子五十三篇郭象馬彪孟氏所註是也豈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白夢經故注者以意去取

漆園吏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兗州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隱放論語賈仲夏逸隱居放言身出清廢中雅
峒山兒也又勃起曰峒起蜀都賦峒巍巍以峒峒註山高兒
句會曰茫茫廣大之兒昧闇也不明也
浩廣大兒濶微之意也
易繫辭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躍躍踊舞也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

激增句湧激也

說句會徐曰妄為大言也又增句詞放也荀子易言曰誕萬言會金句南文鼎屬本作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徐曰上頸也腹也亦雅鼎款足者謂之鼎集句或作甌甌或以瓦亦作甌漢金甌徐曰漢中蜀地以瓦為之也又徐曰亦萬字別氣之狀也象熟氣五味氣上出也又作銅鐘為文作鐘鑒又作錄古文圖

林光朝傳林亦之之傳陳漢漢傳之希逸○樂軒名陳漢字元繁福清人也

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

太玄之侯邑也

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文書辱示初筆賦圖第一作仕實有思但力為之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註無有字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固則一作即小解意即人亦小怪之固一無即字大解意即人亦大怪之固一無即字筆令人慙及示人必以為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為大好矣固一本以為亦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固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又皆笑之固嚴曰子雲晚悔離世潛心與境集周易而草太玄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謂其可覆舊範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然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固一無之字一字也不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楊子雲

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誘累也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庸

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固歎一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固以一作以爲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固一作乎此不爲知雄者固一云此載未必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固芭音巴也孫曰芭年廬人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爲其師之書勝膠易然侯之他文固一作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祇人之雄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實諸鬼神而不疑耳固孫曰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今鄒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鄒而亦學於僕其文與鄒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于至固庶幾下三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閱其衆俗尚而從寂寞之道以之異名於時固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

牛建切萬別齋先生玉堂林公名萬鼎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肅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

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進愈再拜

李白大鵬賦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註士贇曰唐書志天寶元年詔起莊子爲南華真人

南華之二字文同謹按云指莊周一心之德光也南於五行爲火也於五臟爲心也華者德謂德華也如日月華之謂也然則指心德之光華也天寶之封号并考則是而已心經註南無之言可并按也

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句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

在宿篇雲將東遊過扶遙之
技而適適焉濠濠濠方將拊
解爵躍而遊註云雀躍形容
其跳躍自樂之意也
手舞足蹈毛詩小序曰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
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永歌永歌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
子云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眼前
焉在後註此意不可為象也
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
盡無方休而歎之也
訓詁多會通古今之言也前買
誼傳云氏傳訓詁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儒林傳訓詁大義誼故讀作詁也
集大成子孟子萬章上孔子謂之集大成○言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
之一終也○朱子語類曰朱子集群聖之大成

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
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
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
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
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
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

姚排斗舜生姚墟故謂之姚
厓子孫因以爲氏如句會云
禹丹吞薏苡而生因姓姚氏
真西山云魏正始中何晏等
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
此風益甚豈宜立論以天地
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
夫皆以無爲本以浮誕爲美
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
之宗會稽王長等又從而扇

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
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
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
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
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
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

不爲
或曰
三才

之雖謝安之賢不免為晉俗
所移終於晉不能言又云
何晏王弼王衍葛玄輩相慕
效專事清談風流波蕩言遂
以亡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
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
之弊止祖於老莊謂非其罪
可也

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庸
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
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
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
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
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萬姓統譜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
中遷秘書省正字因對乞信在給諫又乞早決大事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
亦之藻及林公逸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養賜以房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号庸齋所著

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行于世
翼凡例云史記言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
載魏梁即梁惠王也又言莊
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
與孔子同時矣

莊子庸齋口義發題

庸齋林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
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
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
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篇
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
希逸註云寓言者以已之言
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
言此書之中十七篇其九謂
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
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
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
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
類十七篇其七也危言也人
皆可飲之而有味故曰危
言日出者條件之中有此言
也
呂吉甫曰寓言十九則非寓
而言者十七重言十七則非
重而言者十七而已危言日
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危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天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
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謀必藉知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以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
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
者言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

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
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
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
危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
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
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

陸方壺云危言者危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危酒間譁浪策駁爭論是非之言曼曼衍々
儘可以消歲月夫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因其不齊而吾
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言與彼之所言不齊皆成不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
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無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
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
故曰終身不言終身不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者無
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
倪之謂也
呂吉甫曰危言者日出未始
有言則日出猶危而已危之
為物酌於鐘罍而時出之中
虛而無積也
言行錄外集十六陳亮字同
父務州永康人紹興四年舉
進士

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
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
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
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

郭象字子玄王衍云象語如

縣河水瀉而不竭

晉東海王越引為大傳王簿

郭子玄謂郭象序語也

晉河內向秀子期常侍嘗註

莊子郭象謂之期仕晉

焉海粟碧岩跋世尊住世四

十九年六百函文字云獨庵

外集續藏第三云大同府華

嚴禪寺重修藏閣碑云余金

即造大藏經卷計五千四十

八卷函計六百云

京隆所述尚直編問曰佛經

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晦庵

謂佛經剽竊其說此意如何隆

答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

人也太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

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

窮妙道之極談聲秘隨之玄奧

豈藉老莊之言以為用乎而況

歷朝三藏師生至未嘗善吾中

國之書惟解中國之語是故到

吾中國翻譯梵經而為中國之

語如番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將

梵語轉作唐音孰敢變聖人所

說之辭而壞其經旨乎佛之

語耶晦庵欲蔽佛之光明千百

萬計反而仰之也人雖可欺天

不可欺也

耶王時老子生周定王時老子

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人

竊後人之語乎後人竊前人之

語耶晦庵欲蔽佛之光明千百

萬計反而仰之也人雖可欺天

不可欺也

細繹與會細與抽通說文引

也增引按也繹說文抽系也

又尋繹也陳也

漢谷永傳崇見細繹師古曰

音抽謂引其端緒也

見見識之見也

雖為不經實天下所不可
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
為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
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
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
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

自此中細繹出左丘明司
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
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
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
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
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

玄同案衡車上牽牛兩傍縛
頸木也兩木不相齊則不行
故曰爭衡案勾府引文粹曰
前後敢爭衡
衡自會說文牛觸橫大木以
角从大行聲徐曰謂牛好抵
觸以木闌創之也又車輓曰
衡

金剛經無邊功德如來爲發
大乘者說

最上至極之處也乘佛乘也猶佛法也○大乘禪小乘禪最上乘禪○法華經云如來但以
佛乘故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云又唯有二乘法無三亦無三

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
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
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
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
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
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

踐徑踐徑路也勾府又穿徑也玄同私云踐徑所謂小路也唐李入進礼部侍郎諸謁不行謁
曰李下無踐徑也勾府李入字尚真

機勾會王發也機弩牙戾也
顧宗大乘小乘權教實教顧教經家論家之八之內顧教者即心即佛之法也前之佛書所謂
爲最上乘者說者是教意也
如來權也顧宗祖師權也華
嚴者用顧宗之理也

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
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
字踐徑求之四難也况語
脉機鋒多如禪家顧宗所
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
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

臨濟錄上堂僧問如何是劍
刃上事師云禪事禪事

跌蕩與會說文跌踢也从足失聲一曰越也徐目跌踢過越不拘也

戲劇二字之義連而戲言也
會府戲劇連屬之字也

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
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
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
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
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
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

希逸少嘗一林經德後序
云竹溪之學得之樂軒樂軒
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艾軒
艾軒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
也宋隆興中下第後專心聖

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
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
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
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濔聲
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
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

賢路屬一學在版在詞
披多論駁不得其而取
艾軒先生○細山林亦字
可福清人也○樂軒各陳
漢字元初福清人也竹溪
林希逸字肅翁莆田人也

梗海篇畧也縣大率也

書言故事博覽曰波獵漢賈
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注
波渡水也獵捕獸也書記看
遍若渡水登山獵獸無處不
到但不能精詳所以不能為
真儒也

王元澤名雱宋左諫議大夫
註內篇雜說二十九則

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
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
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
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
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
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

秋水篇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

晉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樗蒲註門生獻之同門生也樗蒲奴陸也已詳見前 曰南風不競註
就爭也昔鄭將叛晉起楚師伐鄭曹國師曠曰吾驟歌南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也言吾聞楚
伐鄭嘗歌此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音微多肅殺之聲楚師伐鄭必
無成功故曰不競獻之引南
風謂門生曰樗蒲無所成功
若楚之南風焉 門生曰此
即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
之拂衣而去註此鄭門生指
獻之也以竹管之中視其見
不過見一斑點而已喻所見
極小世門生不務勤於事而
更以獻之為小見

復生史記范雎傳上書秦昭
王曰雖舜禹復生不能改也

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
章析句而太旨不明因王
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
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
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
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

漢書司馬遷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柳宗元云其體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復何李自大鵬序云豈敢傳諸作者哉可示之子弟而已

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穆陵宋理宗之廟號也宸翰按勺書宸說文屋宇也帝居曰宸翰文選擇軌漆翰然則宸翰則天子之御冊也

指歸按勺書指趣曰飯指飯之字蓋出於是

詒訓毛詩孔穎達疏訓者道也道物之兒以告人也詒者古也古今言通之使人知也勺書訓義也詒說文訓故言也亦雅言有古今也前漢儒林傳訓故大義詒故讀作詒

穆陵宸翰

該貫勺書該備也貫古玩反事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告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

披味奏函較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為詒訓

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

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

不敵簡在帝心
嘉獎嘉美也褒也獎說文譽也崇也

嘉獎

付林希逸

李衷一云人心真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是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体日月不踰其光八萬四千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遊者心之遊齊者心之齊王者心之王世者心之世持心之待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本抵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体出入大出

生入死而言故名之曰內篇
遙遊謂心與天樂也逍遙汗浸自適之義夫人之心体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碍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肯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万里流太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大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故未復結以大觀本傳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疏序曰內則談於理本外則

莊子肅齋口義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人間世

卷之二

養生主
德充符

應帝王

卷之三

大宗師
駢拇

馬蹄

卷之四

胠篋
天地

在宥

卷之五

天道
刻意

天運
繕性

談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真莫顯欲先明如理故前標內外又云逍遙者古今不同今沈舉紱綱目為三秋第一類桐栢云逍遙者銷也遠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遙無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逍遙然靡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云第三王穆夜曰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云

卷之六

秋水 達生 至樂 山木

卷之七

田子方 庚桑楚 知北遊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有天道也逍遙者遠也逍遙遠去優遊自在也篇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

外物篇心無天遊則六鑒相懷希逸口義云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左傳杜預序云饒而柔之疏優柔俱訓安寬舒之意也○優遊自如良優寬裕也游不雅馴流而下曰游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論語閑子侍側問之如也子路行之如也毋有子貢侃之如也子樂之類也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

肅齋林希逸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莊子矣

音義：鵬，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以，故以明鳳字。

音義：云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

亦雅云扶搖謂之鵬，上行風謂之扶搖也，水擊將飛舉翼擊水也。

音義：云野馬，春日澤中遊氣如野馬馳也，塵埃，天地間氣，翳翳如塵埃揚也。

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裡，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訓：鵬，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呂吉甫：託人自下視天，見其蒼人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疏：云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類洪水，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崔云：堂道謂之坎，司馬云：塗地，令平也。陸方壺云：膠謂粘著于地而不能動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

而先置指于此也

書集下蔡京賜第有六鶴堂
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
如蟻

粘粘同相著也

秋水篇今子蓬然起於北
海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口義云蓬然風聲也
陸方壺云天折也關不通也
決氣控地之類也

然亦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
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
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
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
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
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
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
之積也不學為下句風之喻也均堂堂
上均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
足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
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
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
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
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亦
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
之天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

鵬云控提也引也窮也

局量勉齊黃氏云指心之蘊
蓄也合喙云局量所受之量
也

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鵲鳩學飛之小鳥
也鵲或作鵲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
通次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
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
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
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渡以欲躡九
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奚用
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
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
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一結前生後也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之故何以知也故下言其然也循本云冥即南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實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有史記千歲龜尺二寸二個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個八百乘之以千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消釋杜撰偶然出此殆亦多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椿之字本之通八十也以八乘十則八千也旁者春也春八千秋八千總一萬六千也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祖歷夏商周年八百歲也音義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云即老子也一云年七百歲也

至云悉是無小無大由不死不生之理而想之則均為有形之累也焉得不不及不如於其間乎

朝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

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人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何知有朝暮而已矣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五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五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一乃以高壽特聞於世眾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四慕而求似之也

列子湯問第五云殷湯問於
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
古初無物疏云革棘聲相類
蓋字之誤也勻會隔韻革字
註解云史始皇紀不用革字
音棘通作棘
疏云地以草爲毛髮北方互
寒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
所謂不毛之地也

鯢鰐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
大下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
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
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其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
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矰繳蓬蒿之
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下分證據言向
來湯問問棘此一事也棘人名也是已
即足也據此一合結在下以結語爲
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
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
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
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
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
圖南且謀適南其也言謀爲南徙之計
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鷃小
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矰繳蓬蒿之間其
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
即與前段同

東坡八之卷唐道人言大目
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
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
聲也

未樹者言未免行世也
青義云未樹者未立至德也
須溪云未樹者猶有所倚也
猶未離乎是非者也雖列子
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
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
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
也鵬者遊之始也方里出門
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
足言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夫此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不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
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
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於世未數數然也
也之一鄉此一官效
人君合一官效

疏李願云平日朝霞自牛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沈滄海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也

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辨者變也既曰為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者變也即坎離陰陽

三用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者是也一歲中自冬至子一陽生至四月巳為六陽夏至

午一陰生至十月亥為六陰

一闔一闢來往無窮一月十二

十月亦具此造化一日十二

時亦如此而人之一身亦如

此

焦氏云至人知道內真諸心

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已神人

盡道成遂万物而妙用深藏

故曰無功聖人知道神化蕩

蕩而不可測故曰無名

陸方壺云至人也神人也聖

人也蓋本至替極美之詞也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
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
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
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
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王一國之事
也此三等入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
視亦如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
猶然笑之類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
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
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
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

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味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

皇帝謠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堯天下而讓之乃退適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陽堯又召為九州長山不從聞之洗耳於潁濱時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故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孰能見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各舉焉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且許由之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許由之言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

神農之時句有五日正雨日時雨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季哀一、言安能舍我之休
歸而代子之役乎許由真
道選遊也

焦奈方言自關以東謂之工
雀巧婦鳥也一名女近知
深處而巧為巢也

歸休乎君季哀一云君真君
也所謂實也歸藏也休養也
葆神凝神不自用也故無所
用天下為

炬不草燒也皇用高傳束炬
葉城

肩吾賢人也連叔懷道人也

政實云接輿姓陸名通記者以其按孔子之與故名漢韓嬰傳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末
返楚王使使資金百鎰謂治河南接輿笑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妻曰君使不從忠也從
之是違義也乃夫婦共遁夫負釜餽妻帶經墨受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
管見云肌膚若冰雪不抱神素塵真能汚也神約若處子守身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法廣太玄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
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
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無方也或者為
名相所移求其山於絕境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鹿邱批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若

然及考經旨所取實尊之至
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
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糠
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

循本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
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
異如運庭之大遠不比尋常
運庭也大有運庭者其言之
量廣大而無窮也

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
山非華岳也非嵩岱也一日
大元之山一日長谷之山指
人身言貌姑射意亦人身中
山也

范汪山以喻身貌姑射言其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
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然則天下自
治而必使我王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
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
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

王而名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
物自喪其身也鶴鵲偃鼠許由自喻也
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
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
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
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
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
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無極也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迷妙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
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
至靈者則不食其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御龍游于四海非過
論也或有求之于外而不遠乎
莊之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
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覽者
無以與鐘鼓之聲上有取者無以
與金有之好則者自為假文履
時女筆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
謂智有聲言即汝之在而不信
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為人所
求甚謬

太玄昆侖天之氣旁薄地之
形也又充塞也廣被也通作
薄漢楊雄旁薄群生亦通作

魄漢相如封禪書旁魄四塞也又旁魄混同也
鶴林玉露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寫八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
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郭註云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為塵賦為垢穀不熟為粃穀皮為糠皆猥物也鑄金為鑄範土為陶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
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唯形骸有聲言哉夫知亦有之是
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澆
礪萬物以為一世斯乎亂孰弊弊焉以

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澆
礪萬物以為一世斯乎亂孰弊弊焉以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為塵賦為垢穀不熟為粃穀皮為糠皆猥物也鑄金為鑄範土為陶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木浸鬱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有
以物為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
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
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
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龍去
而不同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
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
庭音趙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其
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

郭璞山海經云廬其山之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則神全之三字三注大全除却之諸本各有此三字

余按載管輅言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註云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管見云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此類也

郭注以此為處子時云時女少年更然室之女也指此接與之言猶窈窕之女為君子所求也

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絜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在與誰同有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聾者聾者無類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如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下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

媚容自也悅也也病也

李白懷仙歌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清歌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覽人直可輕巨桴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項上行

蘇園吟人生並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熟疑清秋玉盤楊梅為君設豆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東齊事肩

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蘇與所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以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讓王篇其緒餘以為國家陸德明音義云並如字徐上音奢司馬云緒者殘也謂殘緒也

郭璞人史也平也所以共章平地也一可減也

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越今會稽山陰縣也越通江
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
衰云餘冠於首散人之譬
斷髮不用不以物爲事之譬
也

此兩段結上兩段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
無所用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
以此爲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
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
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
治天下古今第一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

史記滑稽傳注索隱曰滑稽亂也楚音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楚音同也楚
詞云將笑滑稽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音滑替流酒器也轉注此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
不窮竭若滑稽之此酒故揚雄酒賦云鳴夷滑稽腹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續治是也又姚察
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替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
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
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
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
在崑崙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
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
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
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
斷頭話正學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
正落其圈櫃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
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
知其迷著必有太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音義惠子名施相魏惠王執
音護一音戶郭反
疏飄勺也
司馬云實中容五石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瓢勺會云說文瓢也徐曰半破瓢以酌水為瓢漢東方朔傳以瓢酌海也方三瓢或謂之瓢

呼然虛大之自

音義龜舉龜反又居危反

不龜向云拘圻也司馬云文并如龜文也又龜縮也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

○斤十六兩

長藝也巧也方術也

自舉也割之以為瓢則瓢落無所容非不呼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其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疏云據者繩結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也李哀云蓬舟上逢也逢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著力變手強意疏云蓬草名舉曲不直也惠子既有蓬心未能直達公理

諸侯如之

水戰之策方用之使ノワタチ用之

ワタチハ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陸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瓠瓠耳瓠苦長短亦殊瓠瓠也瓠也中流一壺通作瓠詩八月斷壺註瓠也寶康瓠如淳云大瓠也通作壺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半瓠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指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統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

諸侯如之

中流一之語鵬冠子之語退之讀鵬冠子之文別之

孟子盡心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今茅塞

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一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輒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孰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見大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臣註聖人之於道修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及末吾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万物莫適其側寢則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疑神疑則逍遙曰予無用天下為曰安自以天下為事曰自然喪天下皆無用也惠子以為有用而役之為與之爭外神勞精去逍遙遊遠矣狸伏獸廣勻野狐又野猫也

機巧術也主發也擒取禽獸之機檻也

疏云無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寬曠無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廣莫謂寂絕無用之理也

彷徨徘徊也恒管也文選相如賦彷徨乎四海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絜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

梁晉大康記云梁金剛之氣張梁因名之
其磔也古人謂磔者其凶暴若磔也仲長敖駁賦
蠢尔一聚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能誰點
旌句會云尔雅旌大旌旌毛
狗足注旌音帽毛獵也疏云
毛長尔雅旌牛尾著竿頭郭
璞曰以旌牛結爲之如今之
幢亦曰旌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
知黜陟不聞大夫大夫不遇於
時者之所爲也
隱語程大昌曰古無語字若
其意制卽伍舉東方朔謂之隱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卽後世之謎也

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
喻莊子之太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
教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
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衆
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
機辟猶言機械也繫牛旌牛也其牛至
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
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身不同不可以大
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
也役役於世有禍則有禍若高飛遠舉
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
及之卽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
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
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
後人就此機網細釋多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物莫不有耦惟道神妙而無耦無耦則
卽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齊矣

內篇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齊者心之齊
物莫不有耦惟道神妙而無耦無耦則
卽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齊矣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
者一也欲令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
世學問不同異相是非故莊子以爲
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
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
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楚昭王之庶弟莊王之司馬
宗子綦居於南郭故號南郭
亦猶市南冥僚東郭順之類
疏曰姓顏名偃字子游
翼云嗒然解休自偶匹也一
云身也身與神爲耦也
嗒出氣也急曰吹緩曰嗒
音義居音姬猶故也
須溪曰喪耦我固在也併我
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
相競無對頭了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嚶嗒焉似
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李泉云心如死灰者火滅也相火滅矣猶佛云南無也形如槁木者木死也皆靜定坐忘之意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傳燈錄洞山价章云薛雲岩問云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記得師真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渡乃是師良久岩曰承當處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不見過人與我疎我今獨自任處不得逢渠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休麼會方得契如人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乎

郭註夫簫管參差音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殊而所宣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身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循本云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析則相累積有空缺圓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窻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生跡曰注水流窻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唱千千竿通韓非子曰竿爲五聲之長故曰唱千唱者衆竅如魚口之噉喝也調調刁刁樹尾風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爲刁刁言刁々然可撥耳○調々刁々則林梢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目無是非大是大底風小是小底風止而後齊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太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諤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喝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也。調之刁刁，比大小是非之論也。前之衆竅之風者，大者也。後之調之刁刁者，小者也。

呂註：方竅怒號，何異有我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乎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竅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疏云：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鳳翅象舜作也。大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鳳物咸稟自然。

勾會云：凡孔竅機括皆曰籟。莊子人籟則比竹是已。勾會噫乙界切，飽息也。莊子大塊噫氣，又氣出良也。疏云：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鏃頭孔，此者咄也。吸者呼吸也。咄如四呼，也。謫者哭也。實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也。

須溪曰：齊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須溪曰：畏從山曰嘒，佳從山曰崔，山林之隈僻角大處。

杯飲器也。圈捲同。孟子杯圈註捲，屈宋所爲，區區之屬。孟也。

門以木持門戶也，所以閉也。門杜也，扇也。鎖，鐵鎖門鎖也。也或作鎖。山谷自贊云：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云本詩話。

和厲風齊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埋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參參，參差也。長風之聲也。畏，懼也。羣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擊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又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以。枅，柱上榑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圓者，注

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干之聲，輕而後而至者，則如唱，唱輕重相和也。吟，其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齊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个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个聲也。于

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干之聲，輕而後而至者，則如唱，唱輕重相和也。吟，其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齊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个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个聲也。于

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盡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

籟後說天籟却把个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幾得个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化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已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李哀云目自然也已止也人心之聲是非非万不同却從無聲中吹出到底却自己總取無聲有聲無聲分明有主張他作止咸自取耳取取於天也
劉須溪曰吹之者造物也之六字重復
三註無造化物之化字

大知以下正言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

伯益作井市邑居為市廛為井又云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

老子載營魄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口義云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

呂註云間々閑々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變害密之不同也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瘦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太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曰

以心問

孟子告子上上平旦之氣其好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且書之所為有枯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佛經自莊子已來來中國故云後之禪家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曰自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曰以心問即孟子所謂且晝所為有枯白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三種人做事慢惴惴地又有三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穿故曰密又有

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之註戚憂戚也戚之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戚之憂懼貞

誼盟周礼詔祝嘗盟詔誼盟誼主於要誓大事且盟小事且誼誼云盟者盟將來誼誼牲過

義海老漁猶老好也

須溪云漁下滿下漁也但言

漁則無元來易清意

呂註云殺若秋冬至其便復

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

哀樂至姚伏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力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

之成前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

循李云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伏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一般熱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

治也伏於伏也各謂各聰明也態度也荀上云莫不美麗姚治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

同管見云慮則頭度未來嘆則略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所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休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是以形化心俱且消而近死也

態度之二句循本之註引有

子態度爲指上之事態之字

此之類矣矣屈原九章懲於

執義而吹整何不變此志也

欲狀階登天者猶有畏之態

也

菌地輩大者名中雉小者名

菌云機弩牙也枯箭也

菌

漁句會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漁溝也莊子老而愈漁

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壯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可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誼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

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

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其所至若射者之謀中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如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勝次若與人有誼盟然則心憂勞且難月鏢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惟悴之時也故以爲月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謂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厭沒如被緘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漁漁者謂其如墜

央庠先儒之義云央乎也庠
審也詳也二兆之謂余按此
說不然疑鞅掌之通字也乎
詩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
也箋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
有荷捧荷以趨走言促遽亦
是失容詩疏煩勞負郭云鞅
如馬鞅之鞅掌以手拘物補
傳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
所拘
按云多般事業皆自造物
附與自然之性依所為于色
塵而生此事是却非造化使
之之一事耶
醜類也禮記學記比物醜類
○差小齊等也過也小雅醜
衆也惡也一說醜類也

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
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
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
世俗之用心喜怒哀以下十二字又形容
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
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
嗟嘆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
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
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倏模
其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
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爾言語多種人
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
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
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
讀莊子者却要如此
此體認得子細

佛氏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吾儒之所謂大極也吾儒易曰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子曰虛而不動動而愈出遊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類也
新傳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為化之所役役於化
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
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
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
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
猶令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
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
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
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

真宰。禪家所謂主人。道家所謂元神。真隱也。化也。反人爲真也。宰。增。勻。主也。宰。猶治也。何休註。前東方朔傳。朱草。前東方朔傳。朱草萌莖。

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咲。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体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多其有私焉。其有真君焉。三。爲字與。三。字皆問詞。反復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百骸。六其有私焉。抑皆悅之。中猶有私喜乎。如是。指有私也。當私時。則私者爲君。非私者爲臣。妾然。身中形骸。無專治臣妾之理。所私非皆則皆所私者。臣而今所私者。君與。

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集或有病在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經云昔有一狸張口伺鼠有鼠子出穴狸即吞之鼠子入腹猶活及食狸臟腑患痛迷悶在走遂至冷終此喻比丘依裏洛住小護根門被欲損心

手乃為身之輔也六根皆然故皆悅之
我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
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
賤如頭痛而手撫則手者頭之役望遠
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
而不足以及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
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
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
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
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
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在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
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
故曰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猶自云與物之物外物也
王鳳洲曰此段言人迷失其
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
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無說
誣之

其亦疲也李漢之寫錄文集
曰氣象甚矣
大哀言其真君也
其真云昧也二云即作也與
其大然歸之世同

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
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

史記列傳三十云豹謂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與騁驥之馳過隙則謂焉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也
羅隱詩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採得百花成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不知作到頭
晉叔夜養生論積善成德積損成衰從善得自從自得其從老得終閑若無端注翰曰白謂白髮也文選五十三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

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相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為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又相逆也相靡相隨相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郎此意也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自從自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義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茫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

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事羣好是懿德○註然衆也言天之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朋友莫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之聰之基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也無不好此美德也
涅槃經云如目盲人病目有故造諸良醫即以金針刮其眼膜○括刮同別也截也紮也膜肉間眩膜也○宗鑑錄云禪僧行解有第二云逢緣對境見色聞聲舉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示與道相應

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事羣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欲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茫昧乎此所謂金針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肯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見三註作現

毗尼母云誦根本有六十一嘆
悲二惱害三幻偽四怪族五
見取謂已所見所作皆是他
所見所作不逮六邊邪知渾
然之理則無是非之論攝論
之言與此同攝論云由觀五
義以滅瞋恚一觀一切衆生
無始以來於我有恩二觀一
切衆生常念滅三觀唯法
無有衆法何者能損所損四
觀一切衆生皆自受害云何
復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
皆是我下云何欲生損害
孟子滕文公下云聖人復起
不易五言矣

未定猶是也

須溪曰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有觀之此其在天地間
敲目之在耳而足存乎

莊子卷一

二十四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
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
理若能以此爲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
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
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
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
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
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
適越而謂謂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
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爲知也如此則
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爲有既已無所見
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
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
禹卽禹也借以爲古聖人之稱也

大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

湯寶尹曰此一段言人之未定物論所以不齊之故

循本云言非吹也言人言非知天賴之吹万物之以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
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爲耶未定言爲耶初出耶者人聞禽
言如鵲則報焉鵲則報凶鵲鳴知雨布穀催耕可听之爲準鵲言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

未定猶是也

須溪曰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有觀之此其在天地間
敲目之在耳而足存乎

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
異於鵲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
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
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
造物所使細釋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任
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
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巳聲成文而
後謂之言言則非吹也所謂言者皆
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
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
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
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
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

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

易繫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邪齋者鳥之初出也齋者也齋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齋於齋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齋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

疏昔有知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為道也尚賢崇氣儉禮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程二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敬而死然彼我非其來久矣爭競之其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吾群之師是知道表言隱方皆是非前云明者大智惠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故無見因有惠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彼是彼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則明與知字天者無是非之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明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明者謂是是非非皆明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是彼之所是我以非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

詔大言也按楊雄曰奢靡誇詡也法句經云天下之苦莫過於身飢渴寒熱腹脹驚怖色欲惡禍皆由於身身無若之本福患之源

李袁一云彼是相因而生者也是非無定休然因是因非因是緣也緣其自然無定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直以天照之天天然也雖聖人何能是非乃世之所是因而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要旨此一段言因是筆乘云彼不自生因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乎此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

君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察在我知彼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

陸方壺云環者圓而中圓凡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又虛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無究無極之妙

者不可相離若與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方可便有不可纔有不可便可有不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足之因其所非而非非在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巳矣前說因是是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李哀云明者非明見辨察也得其環中之謂也環中虛也中虛則明生矣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我非也我之說一是我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哉彼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累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彼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今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疏曰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情遠取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一事以况是非

郭註云夫自是非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同於自是

曰註云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各食小大之辨不出于同體易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非馬雖有毛食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易足爲非馬乎唯能不自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多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我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傳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傳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

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
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
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
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
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
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
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天地
萬物之外可也

士彰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
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
蓋據此以立論解者至以馬
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

塞塞通先俗切
籌等也虛矢也徐曰其制似
箸投虛之矢也

禮記投壺篇云正爵既行請
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註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
筭也謂之馬者若六技藝如此任爲將帥與馬也射技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躍云矢有本末
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數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數筭也一馬
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

呂註物之不可其就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者也
焦註人所因因而可之入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既成因而成之物有然因而然之是我無然
然于物之所然矣我無不然不然于物之不然耳如題則何必如是非於其間耶

郭註物謂之而然者謂物無不然也
音義云一本結句不可下更
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
可於不可而可於可

郭註云齊者豈必齊形狀周
規矩哉故舉縱橫美惡各然
其所然各可其可則形雖方
殊而性同得故道通焉
陸方壺云屬廟也李哀云
屬驪也惡也

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
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
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
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
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
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足是我何所然
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

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
本來也言物物身上一本來自有一箇是
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然
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恠
道通爲一

建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
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變之與循常
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
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
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
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陸方壺云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史記二世自殺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灊上使人約沛公遂入咸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筆乘云不用不自用也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終之只是因之一字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

毀復通為一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此之作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通而後成如在弓則為成在箭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郭註云適得而幾矣至理盡於自得也

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為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垂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按已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

音義狙公與狙官二云老狙也列子宋有狙公者天翼朝三暮四朝三殊暮四殊也

焦註人恐不明因之為義但
現但公賦事不自增減因
衆但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
何是以聖人外則因入而和
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
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
而碍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
之兩行也

衆但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但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
以聖人想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
謂兩行

音義鈞陶鈞也一本作均勻
會陶旋輪師古曰轉若為鈞
蓋取周回調均之義又大鈞
天也言造化為人猶陶之造
瓦也
載管魄註云管魄也神也魄
精也氣也
洪邁字景廬官至內翰並文
敏號容齋筆合四十七卷云迄
二字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
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
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
樣文法茅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
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朝
暮而衆但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
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
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
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
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
是非而歸之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
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
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
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
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
是非而歸之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
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
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
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開元錄云秦晉已前出家者
多隨師姓後跡天沙門道安
出阿含經云佛告比丘四大
三法衣無復本姓但云沙門
佛氏亦此類也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本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與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知下

云凡剃髮法衣紹叙迦種即無殊姓宜悉稱叙氏時皆未然洎譯河水入海無復本姓同名爲海四姓之子於佛出家剃除鬚髮著叙子○弥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同稱叙子○

易云無思也無

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遂通天下之故

層解云以堅白之昧終此是惠子之虧處而昭氏之子又傳文之綸終身不成精技此是昭氏之虧處三子雖求明畢竟不明若惠子不與人強辨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不見他有成虧矣若三子而可謂成則無成亦成也若三子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柰何役役於有無成虧之間哉趙註云昭文之琴非師曠不

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是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以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麇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麇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曠之枝策也力惠子之據梧也力三子之智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天鑑唯其好

書其云梧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今也綸琴瑟弦也

生之疾

荆子卷

三十一

玄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所為有成與否故故論史記韓非子傳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勾會故固通

左傳又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晉國之害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會秦晉買李在秋六年難日至矣晉人皆欲殺之若之何中行栢子曰林欒請復買李復有年也復成子曰復買李李有年也罪大不如隨會不若復能戰而有耻諸能處戰且又知果而不犯不可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從以魏叛者誘士會因計殺之執其帑於晉子會既歸秦秦伯許之復士會之足於朝會足者欲晉也秦伯師於河西魏以執魏人在東魏人皆在河東欲言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與魏也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

故士會辭不曰晉人患復也言晉人性如狼若背其言言我既入魏而晉臣死則我必死妻子為我事我無益於君不可悔焉如魏秦伯曰若背其言約不殺魏魏所不歸介怒者有如河伯之心秦人信之以秦秦伯行河伯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無入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言者莫謂秦固無才而不知彼之謀也○我已告之於君而君不從耳不然汝能戰哉○魏人皆欲殺我師曠孟子註云晉之樂師知晉者也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也

晉書謝安列傳四十九云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除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自云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在華屋處零落飯山丘曹子建慟哭而去

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處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操之

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技猶持也持而擊曰技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技策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身以爲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

西楚周祜名義考卷八趙平
原君客公孫龍善為堅白同
異辨

成女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
論堅持其說而守之如墨子
墨守之義故曰堅白龍之辨
蓋將自異以為同故曰同異
莊子齊物論篇之堅白牀越
篇之同異與夫蘇秦傳註黃
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三說
亦辨者之事義與此又別
外篇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必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今同異離堅白
○口義云公孫龍當時之辨
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關

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
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
如惠子之強辨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
自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僅
借其分辨堅白之名耳味自愚也上言
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為結亦是文法
也堅自注家以為堅右自馬之辨蓋曰
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
自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
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
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黃所以
為利齊辨之曰自所以為不堅黃所以
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亦昭文
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
之緒業亦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
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

天下篇公孫龍辨者之徒歸人之心易人之心能勝人之心不能勝人之心辨者之困也
天下篇惠施曉辯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注云狗犬即一物
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牀也黃驪牛也

二休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休也二色附於休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
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

史記蘇秦傳龍淵太阿索隱云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
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
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也黃所以為利也
所以為不利也
余謹按云何故曰利黃堅耶
曰白西方金也金則利尖也
黃中央土也土則堅厚而無
鑽碎也故曰黃所以為堅白
所以為利也
卒句會寒也淖也博雅寒也

處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一人自會教別
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
其所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
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
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
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
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
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
子也消疑言不分不曉也消亂而可疑
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
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
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
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
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
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
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

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

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
今日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日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

張子厚西銘云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郭註俄而有無矣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有無耳不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

然確如也
呂註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倂仰之間豁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

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馬之意

雖然講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其果無謂乎

性理大全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而字輕無次序故也

列子天瑞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無從生故曰有大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水相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萬物相混沌而未相離也

章溪易傳云君子敬以自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注云夫學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自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無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常言言之始太極也未有始無極也未有始有夫未有始有如此無極之上又下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有始有無即無極之上又下層也列子所謂有大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知本無个有不特無个有亦無个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太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明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

秋毫韻會云秋者毫成之時端極纖細

五經通義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一名岱宗

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廣列仙傳卷之一彭祖錢鏐帝顯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

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个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數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大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一言乎既已謂之二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已七百歲而不衰少好恬靜
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
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
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
粉藥角常有少客來女乘輜
騫往聞道於彭祖米女具受
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
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
後七十餘年閉人於流沙西
見之一云周襄始浮遊四方
晚入蜀抵武陽留家焉
筆乘云無適焉因是已言自
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
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故
曰因是已
陸方壺云因是則自不生意
見不立入我不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歟音謂之天均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
他回頭題目

言為三三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
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
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
千百載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
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
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
以秋毫名之矣太山纔小些箇便不可
為太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地更失故
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為名則是極殤
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

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天矣此
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
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
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
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一
字却就此一字拈起曰既為一矣且
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个
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二字矣則安得
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
自是兩個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
矣又有二與言為三一句則成三個矣
自此三個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
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況凡

焦云八德者謂之明聖人有而不論論而不辨辨而不議則超然非之表而何至于有論哉
莫云有倫有義者不作有論有議也
陸方壺云左與右相對而用反若也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辨曰爭
郭云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各有理事各有宜也分辨者群分而類別也

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知因个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而有而一自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况更自何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个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
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
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
有常有至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个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个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

擺補買反排而振也
撥絕也除也
伶俐分明也

杜子美臘日詩臘日嘗年暖
今年臘日東全消侵凌
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
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
散紫衣朝口脂面藥隨恩澤
翠管銀蠶下九霄
百丈語銀須買兩隻眼
兩頭事莫只常帶一隻眼
一過行
補註云莊子所謂物論蓋指

意却鼓舞其文倣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也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爭則其於爭个既有分辨則人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不能相通。莊子意謂天地之間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以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按此云春秋者，非孔子所筆削之春秋，史官所記之名也。玲瓏增字，明白文選，珊瑚而茂，而玲瓏又增其玉聲。金剛經妙行無任分第四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善提提善提，但應如所教。任云：願曰四維者，四隅也。如東方也。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方總謂一方，佛問如十方虛空可思量，不須菩提答不可思量，蓋大莫大於十方虛空，佛所以借此喻福德也。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一個「說諸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若「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

易上繫辭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神，知之神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象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筆乘云：不稱不言，不仁不廉，不伎，歷引古語以證之。九則

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這裏又自發「一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

少者此言不嫌大廉者不以
廉自足也

音義廉欺尊及音又謙故之
致反言也健也

音義云廉也若有若無之稱
也

趙註云若人知此則其中虛
故曰天府之物之所自出也

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
也不知其所以來則併其知

而去之矣

國語第七晉語曰昔國懼則
其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

聲有之曰陳之德不足就
也○註廉之稱小也不足就

排胡胡實字文德魏人正元中詔胡實徐繼甲預歷事四朝出統戎馬入贊廉政憂國忘私賜
穀二千石錢三十萬爵關內侯子威胡成字伯鳳嘗自號曰不仕博金四十數日告散實

通之繼隨曰太人清貧何以得此卒以與父帳下都督

晉武問曰卿清何如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成五者園而幾何方矣故智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以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太道則無對立者矣

蓋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太極不言

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廉滿之意國語曰

日廉以廉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

廉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廉

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太

廉矣不伐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

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下轉昭者明也道

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

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及

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

非仁之太成矣廉而至於有自繁之意

則不誠實矣清自繁意也信實也勇而

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固剛也言此以

上五者皆是個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

辨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

角也幾迫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

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

至矣矣不知之知便是不可言之辨便是不可

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

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

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

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

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

所聚謂之天府詩云叔在豳
火列其舉註豳澤南之府也
天府玉府外內府皆是藏財
貨邦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
所聚也言天者尊此聚藏若
天物然○史記燕秦傳注索
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周禮
注云凡物所聚曰府官人所
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
聚曰六府也

音義云宗一瞻一眉敖一凡三國名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本經訓述之其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螟螣蟊賊九嬰大風封豨脣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曉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殺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橫射罔象於東林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於是天下廣吹險易遠近咸有道里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小子也其母趙氏少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封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納之於宮為禁舍于外及賈高等謀反發覺并逮趙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問上上大怒趙王求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惠而自

殺吏奉男詣上上命曰巨毋殺之封為淮南王王尊號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然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性殺之上非之肉祖北關關東等四縣還飯國為黃屋王車縣林東帝坐從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人一分粟飽蓬人兄弟一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貴其地耶乃召四侯而目之其一人病寢長安驪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

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脣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

用者乎昔者上鄒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脣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微障蔽而不見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二三國物慾

自故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難撰也言曰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寬之不辨者照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論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歸欽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易乾文云六爻發揮旁通精也
也 疏曰發謂發越也 揮謂揮
散也

偏枯之死曰偏死也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
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下
片文字字歸欽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
便即知是知止其所不知然如此撰造名
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爲莊子也既曰吾
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
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
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
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

濕地

下之九所半身
二之九所

孟子朱子註云草食曰羴牛
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音義云毛嬙在美人一云越
王美姬 勝晉獻公之嬖一本
作西施

羴云羴狎一名羴狎似猿狗
頭有羴羴與羴狎爲壯壯
羴獸之所食草之深厚者
羴陸佃云羴今泥鰱似鰱而
短無鱗以泥自沫難捉而魚
爲壯壯又羴羴與魚游又
海鰱亦羴羴云海鰱大者數
十里穴居海底穴則海鰱
爲羴

鰵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惴慄援檇然乎
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藂
螾蛆甘帶鳴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援
檇但以爲鰵麋與鹿交鰵與魚游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
高飛麋鹿見之走驟四者孰知天下之
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
鱗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
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
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與
猿鱗哉芻草木之食黍肉味之食也薦
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蛇則食蛇
鵲則食鼠人則食芻黍所嗜好其美
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獮狙
獮也獮狙以猿為雌麋鹿一類物也
與魚一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
之喻却就毛嫱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
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
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
正乎夫獮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
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
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

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
樊然紛然也殺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
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
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
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
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

翼曰汝亦也

音義云長梧子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夫子瞿鵲之師也翼曰長梧封人名丘

音義云孟浪也音漫瀾無所趣全之謂

音義云聽瑩二作發疑惑也二云不光明又云小不明不大

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村實頭結殺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龍曰聽瑩疑感不明之貌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取利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何就有趨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趨之有物之末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子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望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

且女亦太早計見知而求時夜見彊而

今瞿鵲子左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大早計也音義云時夜可夜難也鴉小

永鵠炙予嘗爲汝妄言之女以爲聽之
奚傍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滑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

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弱喪禮記二十日弱喪亡失也且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其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注皇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疏云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驪戎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
翼云篴一作匡匡林安林也音義云匡方也正也
事文要玄引占夢經云一休之盛康消息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是以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十百年眼云傳言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小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自相似亦多矣使列象而內否亦將寄以監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此應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尚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篴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鮪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於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道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者實帝感其寐然之誠而資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得況誠於來賢而有不得者乎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起於戰國之世其流及於漢也雖韓退之亦不免
客齊隨筆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二十一卷耳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微善惡之證衆占非二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辨夢三曰咸辨邦氏以爲致夢復后氏所作簡夢商人所作咸辨者言夢之得用人取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言曰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繼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喪喪者窮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字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爲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

其別曰正曰噩曰寤曰寤曰
喜曰懼李冬聘王夢飲告于
王王拜而受之及全肅于四
五以贈惡夢舍萌者猶寂采
也贈者送之也
晉書樂廣傳衛玠總角時嘗
問廣夢廣云是想玠云神形
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
因也介思之經月不得遂以
成痛廣問故命玠為剖析之
玠痛即愈廣歎曰此兒胸中
必無膏肓之疾云
呂東萊九傳傳議云形神接
而夢者世謂之想形神不接
而夢者世謂之因因之說曰
因至而今為因重而人蓋固
有牧羊而夢被吹曲蓋者矣是非今日之想則實則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移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
曹人夢公仇之負於輪天生前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
獵此謂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
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
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夢皆夢
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
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
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說
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
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
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
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
見之見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不知
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謂
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昂
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
之中實有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
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言暮
之遇也此亦後世有陽子
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
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
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一議彼則上之大聖也大聖也
却不知之知不言之言和之
以天倪者也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
謂和之端也勝負不定是是非則是
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雖聞者
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

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
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
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個
若是一個此人又是一個則是三個人
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個來故曰待
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
矣天倪即前
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曼長也廣也曼衍無極也
行豐也盛也寬也盈也水溢
也

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
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卽前之兩行也。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

杜詩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第二

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
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
待然則景之待形非若蛇之
待蚘而行蚘之待翼而飛也
思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
乎物之無知則蛇蚘蝸翼亦
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相
杳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
遽々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
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
其能相知乎物々不相知則
各販其根物々不相待則莫
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翼云無特無常也

謹按形若蚺翼蛇蟠行動則
蚺翼行動矣蝸蛇既化蛇則
蚺翼不能動矣形又然矣造
化之氣至則行止動搖矣氣

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タケ何ナニ其無レ特操トクサウ與ヤ景目カメ吾ガ有レ待シ而然ル

者邪シヤ吾カ所待ハヒ又有待テ而然シ者邪シヤ吾カ待シ蛇

蚘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

不至蛻形則不能動也然則影不待形之動也待其本來二動氣造化耳

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蚺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卽是非待彼之喻也

與云遂人有形自崔作據人引太宗師云據然覺也管見總論云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就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一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卽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万物一形也万形一化也万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胡蝶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然直之貌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

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

庶居

